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親屬門

祖孫

事類 無忝（丨丨爾祖詩） 纘戎（丨丨祖考孫民） 祖武（繩其丨丨下武） 祖服（纘乃丨丨注服行事也書） 耳孫（應劭曰丨丨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惠紀注） 雲孫（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丨丨

言輕遠如浮雲也爾雅

見祖 凡父在孫丨於丨祖名之禮

率祖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丨丨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抱孫 君子丨丨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含孫 公儀仲子之喪仲子丨其嫡丨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丨其丨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詳見禮記檀弓

貽子孫 明明我祖有典有則丨厥丨丨書

在子孫 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曰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丨其丨丨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後陳桓子成得政於齊左

祖孫繼相 伊尹相湯伊陟相太戊

祖孫相望 召康公奭十六世孫召穆公虎佐宣王平淮夷

故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祖孫積學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祖孫封侯 漢武帝元狩元年封故鄼侯蕭何曾孫為鄼侯

祖孫宰相 李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

祖孫名將 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卒為中興名將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祖孫彰惡 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黶死盈之善未能以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祖孫移山 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扣石墾壤箕畚

遷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列子

子孫娛目

王羲之羣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子孫燕侍

石奮歸老于家｜｜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祖謝罪改過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不辨羣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盡｜頷之而已

喜見曾孫

周蕭應梁宰相頠之子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劾為傳呼之聲倣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位為喜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

目前

祖不及孫 王承祀之孫清虛寡欲不飾文辭論者以為丨丨丨丨本傳

子有佳兒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世說張蒼梧乃張憑之祖嘗語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祖不教孫 王敬弘歲中見兒孫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闕被堅南史

祖須期孫 衛玠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璀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陳羣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王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必興吾宗

與孫命名 鄭玄有孫以手文似已名曰小同本傳

與孫命字 虞翻祖父為縣獄吏多所平理曰于公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遂字翻

曰升卿

不留財產

衛端木叔子貢世子也藉先資累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盡丨為子孫丨丨丨散之一閭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列子

不立產業

漢疏廣歸鄉里以所賜金日與鄉里樂飲子孫因鄉里長累勸為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聖主所賜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之

遺以清白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遺之以安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丨丨丨丨雖所遺不同未嘗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陶侃之孫

丨潛丨丨丨

賈誼之孫

丨丨丨丨賈嘉

謝玄有孫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玄甚異之謂親知

曰我乃生晚晚兒何不及我

楊震有孫 靈帝謂||孫秉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狄梁公後 |仁傑孫兼謨有祖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當嗣家聲不可不謹

員半千孫 |俶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帝異之曰||||固當然李泌傳

孫有祖風 李陵之子當户早死有子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　唐文宗以右拾遺魏謩諡之裔孫頗奇之謩累諫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上曰卿家有舊書詔否對曰比多失墜惟笏存上曰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朕意此甘棠之義非笏而已宣宗嘗曰謩名臣||||朕心憚之贊曰謩之議論挺挺有祖風烈

拜受祖官 晉鄧攸祖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去王官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敢改也本傳

祖勳補官 衛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孫及大理卿徐有功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

寧限常格即優補而遣

祖罵為奴 符生幼而無賴｜洪甚惡之生無一目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箠洪曰吾將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本傳

見石思祖 薛元超轉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輒泫然流涕本傳

執硯思祖 見祖父母門

發明祖書 姚珽始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多竊取其義為己說珽著紹訓以｜｜舊義

泣拜祖像 見祖父母門

祖孫三世 韓愈撰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曰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燧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飢寒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即其子暢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

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即殿中少監馬君繼祖也嗚呼吾未耄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丨子丨丨丨子人世何如也韓文

戒子孫訓

立己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柳玭書

戒子孫說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

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邵康節

詩集長孫枝 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芣苢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白樂天

峙頭玉 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硗硗｜｜｜注李賀詩頭玉硗硗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東坡賀子由生孫

諸父 伯父 叔父 又互見姪門

事類 諸父 既有肥羜以速||疏伯父叔父戊木||兄弟備言燕私笑淡親親則||昆弟不悉中庸

世父 父之昆弟先生為||後生為叔父爾雅

從父 父之||昆弟為|祖|同上

仲父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季在下也釋名

伯父棄子活姪 晉武康有兄弟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歲荒不能兩全||其||弟之子孔嚴時為呉興守褒薦之六帖

棄兒全姪 魏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〇晉

鄧攸永嘉亂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應自弃我兒妻泣從之晉書

叔父卿家癡叔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出門濟從騎有一馬難乘無能騎者請騎之曰策如縈濟益嘆其難測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輙以湛調之曰丨丨丨丨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

宗姓叔父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入羅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丨丨推為丨丨威酷嗜其詩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舊史

自乳兄子　元德秀兄子袒襁褓喪親無資得

乳媪乃丨丨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撫育兒子

謝幾卿家門篤睦兄才卿卒子早孤幼幾卿丨丨甚厚及長皆幾卿奬訓之力○任瓌父陳將忠之兄為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異○趙宏智撫兄子愁均所生常曰吾子雖多膚保爾所以嗣門戶者瓌也

教兒子學

後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慙改過

視兒子病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若是可謂無私乎

與姪交遊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丨叔籍為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咸居道南南阮富而北阮貧許見宗族門

攜姪出遊

謝安字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木甚盛每丨中外子丨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焚姪香囊

謝元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丨之

怒姪

設饌 晉謝安嘗詣陸納納兄子俶密作食供之納設茶果俶下精飯食罷納大丨杖四十曰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封姪以縣 唐魏證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男證請丨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

舉姪督軍 謝安兄子玄有經國才畧時苻堅數侵冦安乃丨玄為前鋒戰于淝水苻堅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至

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密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馬援

奏兄子官 陳忠肅公瓘兄弟友愛伯氏早

世公撫恤其孤初丨郊恩捨已子而先伯氏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遺事

薦姪可用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陽過洛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聞見錄

兄弟

兄弟不睦 兄弟分財 兄弟齊名 兄弟死喪 從兄弟 兄弟俱貴 兄弟同難 兄弟離別 義兄弟

事類

天倫 兄弟丨丨左襄丨丨之愛振古莫儔文選

吾體 兄弟敵丨一丨一支謂同父母也漢詔

同父 豈無他人不如我丨丨杕杜

懿親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丨丨左傳

先後 男子先生為弟後生為弟

次第 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弟兄也爾雅 相丨丨而生也釋名

叔伯 丨兮丨兮倡予和女篺兮

叔季 丨出丨處有自來矣左傳

華鄂 棠棣之丨丨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連枝｜｜同氣無鳴四鳥之悲金友玉昆誼見二荆之茂陟岡之望已深在原之情逾切俗崇共被之仁並篤同居之愛白帖

鴈序｜｜行有｜文選兄之齒｜行王制

鴒原鶺｜在｜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常棣

手足誰無兄弟如｜如｜李華戰場文邵續諫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曰兄弟如左右手

骨肉｜｜之恩手足之愛白帖

塤篪伯氏吹｜仲氏吹｜詩何人斯

籩豆儐爾｜｜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常棣

家肥兄弟睦｜之｜也禮運

禮順教民｜｜莫善於悌孝經

競爽二惠｜｜猶可又弱一介馬左傳

相好兄及弟矣式｜｜矣毋相猶矣斯干

匪他豈伊異人兄弟｜｜詩

莫遠戚戚兄弟｜｜具爾詩

孝友惟｜｜于兄弟施于有政君陳

愛敬兄｜而友弟｜而順左傳為人兄慈｜而見友為人弟｜詘而不悖荀君道

壽豈宜兄宜弟令德｜｜蓼蕭

友

悌 子之｜｜和如琴瑟文選 惠順 長｜幼｜禮 和樂 兄弟既具｜｜且孺兄弟既翕｜｜且耽常棣 綽綽 此令兄弟｜｜有裕角弓 怡怡 兄弟｜｜語十三 曾兄 ｜｜衛之政｜弟也語 泰弟 吾弟則愛之｜人之｜則不愛也孟 哲兄 雖察父｜｜覆育子弟誠無以加谷永謝王鳳書 貴弟 伯州犁曰王子圍寡君之｜介｜也左傳 四海兄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之內皆｜｜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語

同母兄弟 隋帝謂羣臣曰五子｜｜真｜｜也陳紀 昆弟不間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之言語十一 兄弟相睦 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左傳 兄弟義遜 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

粹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而歸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

兄弟慈孝 李祖仁一一十人並一一廉讓因名江曰廉讓交州記

造花萼樓 睿宗五子玄宗為季子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後於宮南一一相輝之一一時時登之必召諸王登樓賦詩世謂天子友悌无比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柱帝嘗賜恩等書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寧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家絕其朝謁卒以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明皇傳

喻義竹筍 帝遊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帝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義竹開元遺事

共被而寢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一之兄弟皆以孝行著

易衣而出 李充兄弟六人家貧｜｜｜｜併日而食汝南記

解衣代箠 韋嗣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求｜母不聽即遣奴自撻母感悟為均愛

束帶後語 劉璡兄瓛每隔壁呼璡｜｜｜而｜｜｜

笑弟擲火 周顗字伯仁友愛過人弟嵩飲醉瞋目而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任弟射牛 牛弘寬厚弟弼好酒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煬帝紀

諫兄受遺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不從乃為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見捐棄兄感悟為廉潔

怒弟營產 孔顗為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顗正色曰

汝輩忝為士流何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南史

怒弟哭麻 劉崇龜弟崇魯與崔緋善帝以李磎輔政緋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磎白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馬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為宰相磎由是不得相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名敗德今不幸乃生是兒

教弟耐事 婁師德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以兄辭辟 後漢鍾皓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辟

因弟棄官 杜牧分司東都以弟覬病棄官

託病不仕 魯恭憐弟平小欲就其名|||||

佯喑不仕 後漢董恢弟翊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就|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乞弟從內 張嘉貞奏事京師元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本傳

恐弟出外 本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

以弟為質 桓溫弟沖小字買德郎初溫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溫乃以沖為質羊主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沖傳

與弟為友 劉審禮丨丨延景為文友得祿多資之○蕭介與兄弟文酒會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聞言識兄 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臨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剪鬚變形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因鬪得兄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恰悽手不能舉大自怯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風俗通

戲適優劣 王晏首與兄弟會集

子孫任其丨丨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

出使優劣

李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弟優於兄

王獻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兄類其弟

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鏡中忽見伯偕問曰今日新粧飾好否伯偕不顧仲偕妻慚久之伯偕復過仲偕妻復呼之曰向誤認伯偕是卿伯偕又不顧仲偕妻始慚俱誤

終身不娶

陽城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丨丨本傳

侍疾不去

晉咸寧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

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是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袞亦無恙

弟舉兄才 高元裕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孔帖

弟譽兄美 何充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穢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即廬江人曰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由是忤敦左遷

呼弟以君 蘇子由己卯生坡常號為卯君

事兄似父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問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兄弟不睦終鮮兄弟 ｜｜｜｜謂他人昆揚之水注寡鮮也忽之兄弟爭鬩寡兄弟之恩

令人以無兄弟為終鮮恐誤

不如友生　雖有兄弟｜｜｜｜常棣

不令為瘉　｜｜兄弟

交相｜｜角弓

不可以據　亦有兄弟｜｜｜｜柏舟

不恭不友　于弟不念天顯大｜克｜

厥兄兄亦弗念鞠子哀大｜｜于弟書

不義不暱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又收西鄙北鄙為己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

兄弟鬩牆　｜｜｜于｜外禦其侮常棣

枝葉尋斧　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而縱｜｜焉必不可用也

紾臂奪食　｜｜兄之｜而｜之｜則得食不紾則

不得食則將紾之乎告子

側目生嫌 與和氏之兄弟||||遭薛包之軌模脫身而去白帖

敗常虧體 教|五|恩|一|既彰尋斧之醜豈憖尺布之謠道既爽於家肥罪直論於邦憲同上

將鬩絕手 袁譚欲攻弟尚王脩諫曰敗亡道也兄弟左右手譬||||其|曰我必勝乎同上

誤蓋都君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〇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

流言於

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曰公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善乎麗公之言見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南史劉義真傳贊

有弟不協 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

畜弟為奴 衛青少時自平陽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

干戈相尋 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布粟興謡 漢文帝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不得敘齒 見從兄弟門類

不許入門 主父偃為齊相徧召昆弟散五百金與之曰無入偃之門白帖

然燭投兄 見前類

飲乳輟訟 韓思彥巡察劍南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令廚宰｜以｜以｜兄弟泣曰公以吾兄弟

同乳而生耶乃請｜｜

兄弟分財田宅與弟 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盡｜｜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復分與弟者數矣

園田遜弟 陰慶為朝陽侯其弟員與冊皆為郎慶推其居第園田奴婢分與員冊但佩印而已當代稱美之汝南記

推財與弟 王尚為侯｜｜｜｜身無所受

讓田與弟 薛包好學術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

剖財別居 許武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剖財為三分自取肥田強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等已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

立所以自取大識令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推二弟一無所留白帖

異居復合　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華甚茂共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顦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續齊諧記

掩戶自撾　繆彤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彤乃丨丨丨丨曰學聖人法奈何不能正家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為敦睦之門

叱婦使出　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其妻謂充曰我有私財可異居充乃集衆族而起白母曰此婦令充異居叱而出門

兄弟相和　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昆弟訟田延壽傷曰骨肉相訟是教化不至乃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相責讓肉袒願以田相和終死不爭漢書

兄弟息訟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晉明兄弟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兄弟齊名難兄難弟 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羣弟諶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太邱陳寔其祖也太邱曰元方丨為丨季方丨為丨丨世說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以勇以諾 漢季心丨丨季布丨丨關中本傳

洛中二陸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白帖陸機士衡弟雲士龍張載孟陽弟協景陽亢季陽○晉張華見褚陶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

馬氏五常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俗諺曰丨丨丨丨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毫故云蜀志

平輿二龍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丨丨淵有丨丨

馬本傳

北齊兩鳳　｜｜｜崔㥄與弟仲文同日召拜時號｜｜連飛

劉氏兩驥　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賈氏三虎　後漢賈彪字偉節慷慨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偉節最怒本傳

卞氏六龍　卞壼兄弟並登宰輔世稱｜｜｜｜白帖

荀氏八龍　荀爽兄弟八人潁川語曰｜｜｜｜慈明無雙○荀靖字叔慈少有俊才靖弟爽亦以才顯於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唐崔珙兄弟八人皆有才世以擬｜｜｜｜本傳

王氏三珠　唐王勃與兄勮勔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

陸氏雙璧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孟氏雙珠　孟昶與弟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周氏蜂腰　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

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沈氏腰鼓

沈冲仕齊為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當是｜｜

玉昆金友

南史琳子銓弟錫銓雖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銓錫二王可謂｜｜｜｜矣

人之杞梓

韋述弟迪迪學業亦亞述與迪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唐書

時之龍虎

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弟誕仕魏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大山小山

梁何胤為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胤為｜｜

本傳

大秦小秦 唐初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景通與弟暐皆有名精漢書號｜｜君｜｜君本傳

封胡羯末 晉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酪酥醍乳 穆贊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本傳

為聯珠集 竇羣與兄常牟弟庠鞏五人皆為郎工詞章義取五星然故｜｜｜｜行於世本傳

號花萼集 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自名同為一集｜李氏｜｜｜本傳

士林器許 韋綬弟總有精識為｜｜｜｜兄弟皆名重當時孔帖

德望相埒 李至遠兄弟皆｜｜｜｜

俱善文辭 劉知幾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鄉人以其弟兄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皆有士行 陸象先弟景倚景融景獻

景爵僧一行少時與衆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古之荀陳亡以加也並同上

當今無對 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休若友若仲預｜｜｜｜

貢舉兩收 唐張越石楚金同舉有以兄弟不可兩取欲俱退李勣嘆曰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舉乾膜子

兄弟俱貴 互見世家

前兄後弟 夏侯𦏁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布政優優南史

大馮小馮 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君｜｜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二家兄弟 溫大雅在晴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弟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各為一時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一門仕宦 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

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丨丨入丨歷丨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六帖

皆任臺省 裴寬兄弟八人丨擢明經丨丨丨州刺史○楊收弟嚴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遇並孔帖劉僔之為左史懿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

俱列棨戟 張暐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履水金吾將軍弟季良殿中監丨丨丨　崔琳兄弟丨丨丨丨並孔帖

兄弟八座 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丨丨相代為丨丨時人榮之孔帖

兄弟三品 崔鄯丨丨六人至丨丨丨邠郎鄭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夾河為郡 漢杜周為延史久任事列三公兩子丨丨丨丨丨守本傳

二龍出守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兩杜昔夾河丨丨今丨丨

對管華近 溫大雅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丨

｜｜｜識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

同爲幕官 西川杜悰辟楊收節度判官弟嚴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之未幾同入爲御史

大小大夫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王承宗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顔亦至大夫故軍中呼｜｜｜｜｜｜俄爲振武軍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别詔光顔拜洛州刺史

交換節度 涼國李愬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具兄愿爲武寧軍節度使兄弟交換徐岐兩鎮

世推顯家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兩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時號列宿 韋叔諧正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三｜時號列宿

舉兄爲代 見前弟舉兄才

以弟爲代 韋嗣立爲萊蕪令太后召問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即日拜鳳閣舍人唐紀

五張高第 張知謇兄

弟五人知玄知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

三楊進士 楊憑與弟凌凝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七人擢第 薛播兄弟｜｜皆｜進士｜為衣冠光題並孔帖

同榜雙舉 同前首舉兩收

立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司馬人為刻碑市傍弟敦實又為長史人復為｜碑其側號｜｜

稱桐木家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韓｜以別康公具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兄草弟麻 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

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久矣僉坡遺事

弟草兄制 韓子華自鄂州再入相持國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南豐為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云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辭｜｜｜｜是日以天寧

節前二日密院罷散齋廷晉公押廷曲阜居席面同時曾徽宣召鎖院曾公大拜榮耀又非韓公之比

同時輔相 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公兄弟同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未許其為榮盛前古未有行狀

同時榮達 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儒臣換節度使同時貴顯○孫何孫僅皆以進士冠天下○宋祁宋郊號二宋詳見狀元門

兄弟同難

兄弟禦侮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兄弟同難 ||之難

代死載旌 衛宣公與伋子白旄告盜曰見白旄殺壽子聞之載其旌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焉盜又殺之史不反兵記

見危授馬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

遇盜爭死 姜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

憐又未娶顧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之奪其衣資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謝罪○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

為兄報仇　索靖子綝字巨秀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之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莫不壯之

兄弟離別行役瞻望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陟岵

永罷懽愉　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丨丨丨丨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梁世祖記

三

荆之變　見前分財

四鳥之悲　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顏淵曰此非獨哀又有離別之聲何以知之曰昔桓山有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飛聲類於此問之果然父死賣子以葬曰帖

兄弟死喪孔懷之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獨亡之憂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語

兄死不衰 成人有｜｜而｜為之｜者閒子臯為成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蚕則績而蠏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縗記

兄卒行服 後漢馬援｜｜援｜｜期年不離墳墓所漢書

兄死受弔 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馬弟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何所弔敦甚銜之因事誅嵩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兄卒哀慟 趙弘智父事兄弘安倖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

弟卒哀毀 畢構弟栩大府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弟

人琴俱亡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

靈林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嗚呼丨丨丨丨因慟絕月餘亦卒

子孫為囑 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爾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户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從兄弟河東三鳳 薛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從兄弟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丨丨丨丨收為鵷雛德音為鸑鷟唐書

轅門二龍 烏承玼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丨丨丨丨孔帖

三從同居 牛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餘年貲產無異

三世共財 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本傳

恩猶同產 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丨丨丨

丨穀辛心

親甚同氣 白居易祭文云自古孔懷之痛亦喪三年莫我之與劇手足一斷無因重逮奇老雖從祖之兄弟甚同氣之天倫

念從弟語 馬援南擊交趾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私從弟官 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從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弟類其兄 白居易從祖弟敏中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年高李德裕言其衰羸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孔帖

弟排其兄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馬磨自給

遜與弟田

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自給而已白帖

不過兄飯 帝問第五倫伯魚曰聞卿為吏ㅣㅣ從ㅣㅣ有之乎對日臣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飯帝大笑白帖

義兄弟

兄事子產 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孔子ㅣㅣㅣㅣ史

兄事趙禹 漢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為廷尉交歡兄事禹

弟畜灌夫 季心長事袁絲以兄事之而ㅣㅣㅣㅣ籍孺子白帖

兄事同庚 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恩若兄弟 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ㅣㅣㅣㅣ稠人廣坐立侍終日

詩集

對牀 余解郡符去爾為外事韋寧知風雨夜復此ㅣㅣ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學歲月坐推遷韋應物示全真元常○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那

知風雨夜復此丨丨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鄭州馬上作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云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丨丨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睡北窓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蘇子由○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于逍遥堂作兩絶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云别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别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東坡

得書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丨丨積年仍遠别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蕚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處杜甫懷弟

然其

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曰煮豆丨豆丨豆

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史

夢草 謝惠連幼有奇才族兄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有佳句靈運作春詩未就夢見惠連覺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自以爲有神助云

參商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問是誰家地埋沒蒿里塋故老爲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在兄不葬他人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恒山之禽别離若欲去廻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李白上留田

歸隱 八年三郡駕朱輪吏忝鴻樞對秉均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車中顛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惟有弟兄||志共將耕鑿報堯仁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但聞宋公序寄子京

鴻鴈行 郎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顯

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顧間｜｜｜筆皆驚人敵吾早知有觀而不知有覿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挽之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具然有亦未相識山谷贈秦少儀

鶺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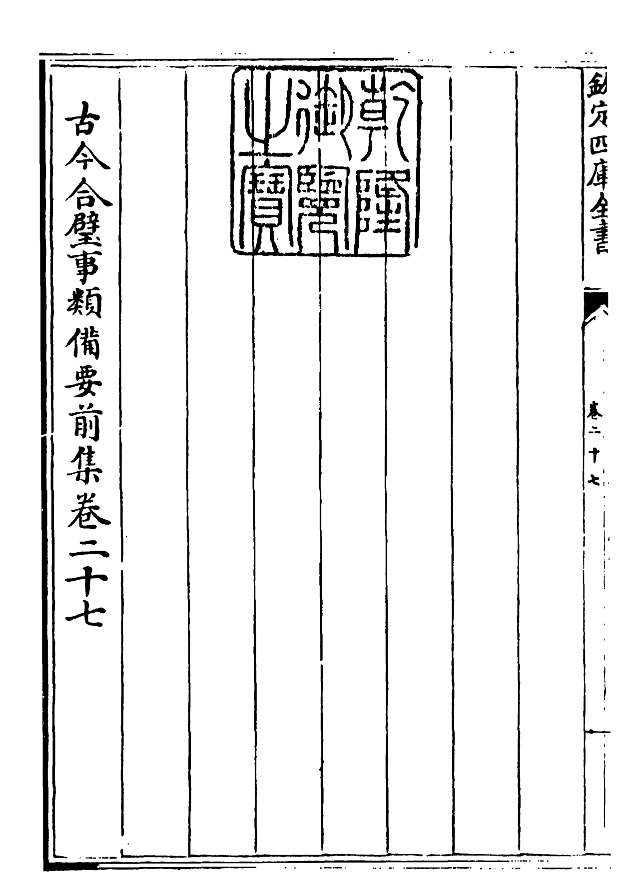
孫僅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有詩曰來春再就天街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古今詩話

二蘇三孔

東坡子由孔文仲經甫武仲常甫平仲毅甫俱以才名播天下魯直有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四謝四洪

魯直甥洪芻駒父洪朋龜父洪炎玉父洪羽鴻父四人俱有名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天壤同王直方詩話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畢　桂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親屬門

公姑　姑婦

事類尊章 歌曰背｜｜嫖以忽頗師古曰｜｜猶言尊姑也廣川王傳 慈聽 姑｜而從婦｜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 稱舅姑 婦｜夫之父曰｜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爾雅 如父母 婦事舅姑｜事｜｜｜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

而敬扶持之內則

子婦佐餕　凡朝夕恒食|||○婦盥饋舅姑食卒婦餕餘私之也郊特牲

子婦嘗食　若飲食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記

大小必請　婦將有事||||於舅姑○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不敢專擅也同上

旦夕在側　古者子婦供事舅姑||||與男女無異顏氏家訓

有命敬對　舅姑之所||之應唯||進退周旋慎齊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袒裼內則

不命不退　凡婦|||適私室|敢|○侍之以誨也

傳舅姑事　舅沒則姑老介婦必請於冢婦內則

遵舅姑言　禮送女父誡之曰謹|汝|之言母誡之曰謹|汝|之言穀梁

行舅姑禮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見|||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

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下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六帖

以父母事

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宫則定省六帖

姑婦姑留其婦

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内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丨召丨丨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視聽母回令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丨丨丨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列女傳

婦悟其姑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園内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臨危請姑

見故妻類

冒刃救姑

見烈婦類

爲姑嘗藥

莊叔公主事舅姑以禮聞姑寢疾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出六帖

鞭婦至死

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丨丨丨丨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

毆畢非關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滅論同上婦姑勃蹊室無空虛丨丨丨丨莊外物

婦姑反脣丨丨不相悅則丨丨而相稽注計也賈誼傳

子婦

事類善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丨丨我內則順備禮曰婦丨丨而后內和理內和理然後家可長久也無私蓄子婦無私貨丨丨丨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不敢退凡婦不命適私室丨丨丨同上脩行婦道鮑宣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丨丨丨丨鄉里稱之列女撰集遺令班昭年七十餘卒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人作大家讚焉同上叱狗見逐見後出妻類遺食得還同見後類注婦不告

勞 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列女傳

婦死於義 真宗朝有士人其母死乃號慟拾母屍而死其妻見夫死乃抱夫屍而哭亦丨死曰此家人子死於孝丨丨丨丨也

夫妻 附

夫妻相敬 夫妻反目 敬夫 慢夫 畏妻 薄妻

事類

一體 夫婦丨丨也儀禮

同庖 惟夫妻為丨丨列女傳

和柔 夫丨而義妻丨而正左傳

禮義 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邶谷風註

尊貴 夫丨於朝妻丨於室儀禮

造端 君子之道丨丨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與齊 一丨之丨終身不改記

偕老 與子丨丨詩

相須 日之與月陰之與陽丨丨而後成也昏義

有別 夫婦丨丨孟子

無間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內則正位女｜｜乎內男｜｜乎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人卦大倫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也史男女居室人之｜｜也孟子肥家夫婦和家之肥也記從夫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夫死從子故婦人无爵｜｜之爵坐以夫之齒郊特牲同尊卑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以親之也昏義配陰陽夫婦之道參｜｜｜通達神明夫不賢則无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列女傳為婦畫眉張敞為京兆｜｜｜｜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割肉遺妻東方朔事詳見社類注常卿其夫晉王渾妻鍾氏｜｜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世說

篤愛其妻 魏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勸妻忍貧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无嬪媵

疾妻好貪 王衍字夷甫常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防妻過甚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縱妻通姦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姊也縱使通三思由是為太府卿

常共對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與同營已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溢汝之不調无思悔畢向何如荅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丈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

帛陳列於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已一成矣比諸伯叔何啻爲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江南野史

悅採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

歸賣餅妻　唐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一見囑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夢孕生男　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夜夢與國忠交而有孕後生男名朏至國忠歸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莫不譏笑天寶遺事

河朏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看之大

驚曰今夜｜｜｜｜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懟怒而去荆湖近事

夫妻相敬

相敬如賓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僖三十二

相對如賓 常林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妻自餉之雖在田野｜｜｜｜三國志許州富人有玉帶甚從簡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逮以帶獻踰垣而去不知所之五代史

遇若嚴君 後漢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妻子｜｜｜

遇如君臣 後漢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妻子｜｜｜鄉里以爲儀表

下牀答拜 後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

答

正冠相見

晉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丨衣丨相待如賓已南向妻丨丨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

與脫輻夫妻反目丨丨丨丨也小畜卦

不能刑妻

齊謝朓為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人才死想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夫死不哀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丨已丨丨丨而懼是以知其姦也韓子

妻罵不平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寵之妻以姨妹蒯氏丨嘗妬乃丨秀為貉子秀大丨丨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

赦於市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夫人可從其例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世說

敬夫舉案齊眉 孟光字德耀壯肥而黑擇對不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字伯鸞聞遂娶之鴻貧賃舂於皐伯通廡下妻每饋食不敢仰視｜｜｜｜後隱逸傳

下庭謝過 後漢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俟覽冠乃敢升堂

嫚夫庸奴其夫 張耳亡命游外黄富人女甚美｜｜｜｜去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遂嫁之｜

離棄其夫 朱買臣會稽人賣柴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矣待我富貴當報汝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聽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

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賈妻不言 叔向曰昔丨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丨丨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左傳

道韞不樂 王凝之妻謝丨丨奕之女也初適凝之還甚丨丨奕之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此王郎晉史

畏妻侍婢執刀 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丨丨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凜蜀志

別館處妾 王導爲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丨丨以丨丨衆丨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晉書

薄妻殺妻求將 齊伐魯魯欲將吳起起妻齊女也起殺之明不與齊及爲將大破齊軍通鑑

殺妻逃難 朱浮字叔元爲彭寵所攻道走恐不脫乃下馬刺其妻僅以身免漢史

干齋送獄 後漢周澤字稚卿爲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爲丨犯丨禁收丨詔丨

有過立捶 晉劉毅散齋妻子丨丨丨加杖以丨之六帖

以履搏妻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絕

以刀擊妻 桓範爲冀州牧屬鎮北將軍呂昭昭才名過於範範後謂妻曰我寧作御向三公長跪不能爲呂子受屈妻曰君前在東座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下今蓋爲呂屈難爲上也範怒丨丨環丨丨妻傷胎死範稱疾不就州魏略

詩集纓錦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丈托遠松丨丨成一家李白

貧素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飽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丨與丨偕老同欣欣白居易贈內

太行路　丨丨之丨能推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聞香為君盛容飾君看珠翠无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

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白樂天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曰｜｜｜者出秦氏女邯鄲人有女名羅敷邑人千乘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蚕｜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帩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以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要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相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

壻妹

扊扅歌

百里奚爲秦相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此因尋問之乃其妻云

〇百里奚五羊皮臨别時烹雌雞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風俗通

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丨丨丨以自絶詩曰皚好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别又云今日斗酒閒明日溝水頭躞蹀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又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西京雜記

别内赴徵

出門妻子强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黄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李白

慶妻受命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悦君加邑號有何功花牋印了排窠濕鈿蝶粧來擢手紅倚得聲名便慵墮日高猶睡緑窗中白居易妻初受邑

繡龜請夫

唐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僅十年其妻侯氏丨丨回文作丨形詩詣闕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强對鏡那堪更理粧閒鴈幾

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賣鏡得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得之徐乃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无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古今詩話

戲詠寄夫

王稚川旣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山谷一代乃妻林夫人作欵乃歌二章與之云○卧氷泣竹慰母飢天吳紫鳳補兒衣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

詩諷畏妻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於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

賢跋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柳郡望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之語

妻附 賢妻

事類親主 妻也者丨之丨也敢不敬與哀公問 **夫陰** 妻者丨之杜欽傳 **內子** 夫人丨丨注適妻也記曾子問叔向對齊晏嬰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左 **細君** 東方朔割名於丨丨歸遺丨丨是損割其名揚雄解嘲 **娶感知已** 王義方醜證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敢低而證甍乃丨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令丨丨丨也唐史 **娶曾罵已** 人有挑其隣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後漢衍傳 **不易貧妻**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群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群臣莫及帝曰試

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不諧矣○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易妻

復得幼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无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无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令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无雙死三日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无雙偕老襄鄧間太平廣記

身娶兩妻

王毛仲有兩妻一上所賜皆有國色○五代安重榮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六

帖

妻有三畏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甞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黒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本事記

賢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孟子

妻遣其夫

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謀於桑下蚕妾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左傳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同上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失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蚕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修學

吳許升妻呂氏之女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嘗｜升｜｜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東漢列女傳

妻勸結交

晉公子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盍蚤自貳焉左傳

妻請窺友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留之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為勝

妻勸辭聘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臠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韓詩外傳

妻勸隱居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女傳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妻戒富盛 陶大夫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褁害无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列女傳

妻勸出仕 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妻勸立功 唐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盍圖功名以自顯史

妻勸自陳 初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琊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及琅琊王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

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居司敗其遣還郡通鑑

妻戒免禍

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同上

妻訶其泣

漢王章與妻冬无被卧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其守

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爲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楊氏曰縣不守則他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請募死士賊遂去縣卒完遷侃爲太平令

妻解夫圍

劉遐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爲石季倫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於衆人之中六帖

妻贖夫罪

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

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言爲儀而穿七札工得賜金三鎰

列女傳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自負薪 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妻自執爨 初晉司馬懿辭仕以風痺不能起居曝書遇雨懿起收書家唯一婢見之妻張后懼言泄乃手殺之而｜｜｜焉晉書

妻進新衣 桓車騎沖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妻贈錦字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書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更着布裳 鮑宣妻桓氏裝送甚盛宣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乃悉歸侍御服飾

丨丨短丨丨丨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漢史記

更爲椎髻 東漢梁鴻妻孟光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丨丨丨丨着布衣操作而前本傳

勸夫輸稅 周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通鑑周世宗

問夫與飲 國朝歐公爲梅聖俞謝氏撰墓銘云使吾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能盡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而歎耶歐集

詩集守空牀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

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古樂府

作嫁衣

恨他門户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后山詩話壽之老醫娶少婦或集句嘲之

未第寄詩

毛友龍達可一一時其内以一詩一之別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齋錄

下第寄詩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寄詩勸戒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宫鞋巧様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漫惹塵

作詩餞行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君否璞曰獨臣妻有

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无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侯鯖録

夢歸見詩 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愧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中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无殊夢之夕乃發

圖形寄詩 南楚材旋遊似无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丨其丨并詩書之曰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如初雲溪友議

後妻

入詳見婚姻門再嫁娶注

事類妻姪繼室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左傳

嬖妾繼室許敬宗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六帖

繼納乳媼竇懷貞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君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壻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六帖

再遣後妻李德武妻裴氏以孝聞鄉黨德武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父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无還理君必儷它族於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无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全節乃遣後妻與裴爲夫婦如初同上

出妻附故妻

事類

怨耦｜｜曰仇左傳**失儷**儷偶也鳥獸猶不｜｜左傳**仳離**有女｜｜啜其泣矣遇人之艱難矣詩**棄背**華落色衰復相｜｜弃其妃耦焉同上**不說**子甚宜其妻父母｜｜出內則**不表**禮曰舅姑怒則子放妻出而不表禮焉注｜｜謂不明言其過六帖**三出**士｜｜妻逐於境外言二三其德也管子**七出**婦有｜｜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家語**孔氏出妻**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三世｜｜家語後序**孟子出妻**見舅姑類**無子出妻**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違姑去妻**李迥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蒸棃出**

妻

曾參後母遇之无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家語

取棗去婦 王吉妻〡東家〡啖吉乃〡〡

蕩舟歸妻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左

取水遣妻 姜詩事母至孝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告其故姑感慚呼還姜詩傳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〡〡永即〡其〡○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白集判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醖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與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離婦成仇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死既

與珣絶婚又離珉妻遂爲仇怨

遣妻遭詈　後漢郭林宗見黄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壻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黄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與夫告絶　晉謝邈爲吳興太守邈妻郗氏妬以邈娶妾怨懟與書告絶邈疑門下生仇玄達爲妻作斥玄達達投孫恩害邈

誣妻以姦　令狐建擢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棄其妻寶臣請寀劾无狀六帖

故妻車載故妻　朱買臣嘗賣薪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

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館處故妻

晉賈充前妻李氏坐徙後娶郭氏以大赦得還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氏怒乃為李築館舍於外晉史

故妻復會

後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晉李繁姊先適陳說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掠去說更娶嚴氏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說說藉注二妻及李亡說疑制服以言於庾亮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為說也妻則為暉也母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亮從之

故妻來奔

王肅在江南娶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

後謝氏爲尼亦來奉肅作詩贈肅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錦時公主代肅謝曰針是貫綿物目中常紝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恨遂造正覺寺憩之伽藍記

詩集故夫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古樂府

棄婦　古人雖——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顯頹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留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棄妾小

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顧況棄妻詞

分張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月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殘條羞故林兎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會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李白白頭吟

離別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凄凄心知恩義絕誰忍分｜｜下坡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卻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頎宛不相似戴叔倫去婦怨

鏡破絲斷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去今日當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

孟郊去婦怨哀七絲絃 雨散雲收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爲詩以别曰當時心事已相關｜｜｜｜一餉間便是孤鶴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寡婦附喪夫 又互見烈婦類

事類 孀婦 以養孤孀注｜寡｜淮南子 嫠婦 莒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六帖嫠不恤緯而憂周宗之隕左傳 無告 老而無夫曰寡天下之窮民而｜｜者孟子 不改 一與之齊終身｜｜故夫死不嫁記 未亡人 禮婦人喪夫自稱｜｜｜後魏書 内私壻 子曰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爲｜｜｜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家語 託空堂 日黃昏而望絶兮悵獨｜於｜｜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忽寢寐而夢寐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无見兮魂廷

廷兮若有忘長日賦

歸空館

易錦茵以苫蓆兮代羅幬以素帷愁煩冤以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丨丨丨而自怜兮撫衾裯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冥冥以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願假寐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寐如涉川兮无梁若凌虛兮失翼廓獨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修壠兮峩峩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蔓蔓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潘安仁寡婦賦

共姜守義

栢舟丨丨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丨丨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汎彼栢舟在彼中阿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詩

夏姬得道 夏姬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丨丨丨丨雞皮三少列女傳

求娶嫠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並之不吉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左

不納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趍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

就飲寡婦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

醉宿免歸

逼取寡婦 丹陽大都督嬀覽殺太守孫翊欲｜｜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與共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无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通鑑漢獻帝紀

寡婦擅財 巴｜｜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寡婦當家 史孝章妻博陵崔氏濮射之喪自沒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劉禹錫撰史濮射神道碑

作黃鵠歌 烈女陶嬰夫死守義｜｜｜｜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死不忘兮烏將然以有賢雄兮終不重行曾人聞之遂不復求

列女傳

吟孤燕詩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戶有燕巢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張景仁傳

刵耳自誓

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丨其丨丨丨宗婦慇之曰若家无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爲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祀六帖

斷臂長慟

王凝爲虢州司戶卒於官凝家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歸過開封府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府聞之白其事於朝官賜藥封瘡厚恤

李氏而笞其主人五代史

以粉書扇

後漢陰喻妻荀爽女名采早寡父母强嫁與郭奕爽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爽執奪不得已到郭氏僞爲歡建四燈以共談奕敬憚之及曙奕出采叱左右辦浴既入室||||曰屍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死

感笳作詩

蔡琰夫亡无子歸寧漢末爲胡騎所獲在左賢部中春月登胡殿||音||||曰胡笳動兮邊馬鳴蔡琰别傳

喪夫揮淚城崩

杞梁死其妻无子哭求夫屍於城下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而死湘川記

染淚竹班

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班

哭夫以禮

穆伯之喪敬伯晝哭孔子曰知禮矣記

納夫於正

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高士傳

善哭其夫

華周杞梁之妻｜｜｜｜而變國俗孟子

文誄其夫　柳下惠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誄曰夫子之信誠與无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列女傳

不受郊弔　齊侯伐莒莒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妻於郊使人弔之對曰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齊侯遂弔於室

辭郄羽儀　魏謚堯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謚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詩集哭夫　昨日南隣哭哭聲一何苦問之身｜｜夫年二十五岳氏聞哭

守子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為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信道今朝一開口語火意何深顧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以身｜孤｜

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寡兒若喪婦能不悲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樂天婦人苦

征夫馬 燮襲

初合便分離萬里丨丨不肯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丨別人騎張籍鄰婦哭征夫

寡婦船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燠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丨丨丨

喪妻

事類

曰鰥 老而無妻丨丨丨孟梁惠王

喪耦 丨丨其配丨丨詩序

失良佐 長孫后崩太宗曰內丨丨丨丨以此益丨令人哀耳唐書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丨丨丨丨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漢王駿為少

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駮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德宮之喪 潘岳誄楊仲武曰||||謂妻喪也六帖

盧杖之制 晉劉寔字子真喪妻為||||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為意○王襲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譏之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无槩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買道而葬 季子蒸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更之子蒸曰以吾為邑長於斯也||||後難繼也

葬妻行志 後漢符融貧妻亡无以殯斂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者槀之中野唯||子可以||其||但即土埋藏而

已

喪妻傷神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主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祥服作詩 孫楚妻亡丞｜｜｜｜示王武子王武子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世說

慢服會宴 盧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龕奏曰天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追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侍母不憂 李畬妻亡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无憂色六帖

抱兒以泣 唐武侍御喪其配飲其遺服櫛珥肇悅於亡月日十五日出陳之｜嬰｜｜｜有浮屠者諭之曰是

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爲是佛而禮之往生莫不如意韓愈聞而弔之曰爲西方兮道之勤以妄塞悲兮慰斷魂韓弔武侍御畫佛文

夢臼無釜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丨炊丨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丨丨也賈客歸妻已卒酉陽雜俎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丨丨丨鬱鬱丨丨

喪妻不服

漢魏陳蕃丨丨還葬鄉里人畢至唯許劭不往或問之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不可造又時人多丨行妻丨六帖

哀妻不衰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

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坡集

作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奔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輝飄零倫反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湯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耇舉按來饁亦在林下我覿於途裨販之夫同荷均絜荊釵布襦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自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圓蹉跌攀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顱童心兮如癡曉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釵墜兮紋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妥灰虛幌多風隙

駒晨轉寬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樽掩兮塵化蚷蛩閲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緐華謝兮焉從巳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之蒙莊兮何人獨察歎而長吟劉禹錫

著悼往賦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彷彿兮夢與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槩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絶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也憑須臾之不再得兮良此言之不予聽迴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履聲擘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尤未沫雖飄飄其日敗兮吾不忍改其此佩愁甍甍其中予兮如醒酒之不化歟別離之幾時兮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

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適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塲彼莊生之一缶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固吾知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甚粗飲泣焉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之母憂來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變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暮目熒熒而不寐兮夜亹亹而過中雖來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山谷

詩集思人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返初役望廬丨其丨入室想所歷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中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驚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潘岳悼亡

感月

存亡丨丨一潛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

桃樹下後堂前

樂天悲逝者

院房空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月冷｜

樂天悼亡

｜不見人

簾旌斷

逸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仍是初寒欲夜時

樂天

舊房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外親屬門

外祖孫

事類外父　母之考爲丨丨母之妣爲外母女子之子爲外孫爾雅爲丨丨祖丨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儀禮　外翁　於僕爲諸丨丨元集　外氏　丨丨之世德存乎古史外丧服　揚乎人言柳丈内弟序

孫　累累丨丨有携有嬰扶床坐席嬉笑歡爭韓集段公威德流慶於丨丨白集　述外祖書　楊惲

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又云遷死外孫楊惲祖丨其書遂宣布焉

從外祖學 蔣乂幼丨丨丨家丨得其書博覽强記本傳

有外祖風 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成外宅相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甯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外祖稱賞 荀勗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丨丨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曽祖○梁隆徃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外祖見期 楊於陵生子嗣復丨丨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本傳

鞠養外家 周翼無託養在郤家六帖隋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丨丨嘗與諸丨兒博奕孝寛督以嚴訓

纘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
對之流滯於是博涉經史

戒飭外孫

諸葛亮誡外甥
曰丈夫志當存
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
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
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
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解外孫爭

東漢樊重貲至
巨萬而加惠宗
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
田二頃｜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補外孫官

司馬朴丞
相光之兄
里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
宏坐中書論辯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
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
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

溫造外祖

｜｜
曰臣｜五世｜李靖
唐本傳詳見門閥類

陶潛外祖

｜｜作晉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云君諱
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
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

東坡外祖

｜｜在惠州
讀淵明所作

丨丨孟嘉傳意悽然悲之乃記程公遺事以遺晦庵外
程氏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
祖丨丨記丨大父祝公遺事云某惟外大父之淳德高
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竊感陶公作孟
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
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於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
其子
孫
詩集鍾餘慶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外翁扶床
似馬遷邕之甥琰之子白集小女
君先識應有些汗血駒爾為曾外孫倜鳳凰雛南山新
些丨丨丨元集儻丨丨丨杜長丨丨
丨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變黎
棗長成須讀五車書王介甫贈外孫

舅甥

事類

母舅弟丨之丨丨丨為舅丨之從父丨丨丨為從舅爾雅

姊妹子男子謂丨丨之丨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同上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釋名姊妹之孫謂從孫甥左注

肥牡速舅既有丨丨以丨諸丨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詩

路車贈舅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丨丨乘黃詩

叔向母黨初丨丨欲娶申公巫臣氏其丨丨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母多媵妾而庶子鮮少嫉母氏性不廣左昭二十八

晉侯自出丨丨曰康公我之丨丨注秦康公晉外甥也咸十二

申伯元舅不顯丨丨王之丨丨文武是憲詩

康子彌甥季丨丨曰以肥之得備丨丨也注季丨丨名肥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丨丨左傳

陳本蔡出陳厲公蔡出也注姊妹之子曰出同上

衛本霍出霍去病衛青妹子也

宮中帝甥賓抗歸長安高祖以兄吁之｜｜稱為舅六帖洛中名甥劉輿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奕奕慶孫越石舅有此甥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御風流峻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焉｜｜六帖甥似其舅宋桓元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无忌劉牢之之外｜酷｜｜｜共舉大事何為無成舅甥無對陸果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果風韻舉止顱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碎事舅甥俱宦郝處俊事諸｜｜甚與｜許圉師同里｜｜達六帖同為洗馬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太子｜｜史記參議大事何无忌以有大志舅鎮北將軍劉牢之之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之本傳白水同心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明珠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投璧於河僖二十四

在側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王濟字武子玠之舅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之｜｜朗然照人

舅所鍾愛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勵鍾愛謂曰涵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舅素賞愛 殷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本傳

恩過子弟 南齊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舅甥｜｜｜｜

視猶子姪 王佖李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无不從晟之視佖與子姪等其給與過之六帖

與甥論兵 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為甥立產 姚崇外甥任奕任异少孤

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産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别也

器識許甥 晉鎮南大將軍劉宏應詹之祖舅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丨丨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將相期甥 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御相

宅相寄甥 晉李淯神情朗後邢晏曰丨丨之丨良在三丨三國典畧宅相事詳見前類

幼女託甥 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充為牙將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御者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元沒充為嫁

以壻乞甥 謝安與姪謝玄賭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

以禄給甥 裴守寬関中旱悉廩禄奉姊及諸甥六帖

無罪斬甥 劉昌寧陵之圍昌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勤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爾令丨丨而丨其丨士心離離不祥莫大焉六帖

因呼斬

甥賓軌以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同上

忘舅甥禮王獻之兄弟自郗超未亡見郗愔嘗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忽屐而候之本傳

無渭陽情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座戲調其舅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兩世｜｜｜｜絢有愧色南史

正舅以法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

怨舅設謗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摭言

選甥坐貶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言上坐貶

官甥被劾張克勤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歡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於令

以舅補官 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

詩集吾舅 賢良歸盛族||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猒甲兵氣吞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凉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杜甫送舅錄事攝郴州 **賢甥** ||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畧功名安所存與爾共飄颻此心難具論李白別從甥

表兄弟

事類姑舅子 |之子注外兄弟也|之|注內兄弟也爾雅 **父母黨** 睦於|||可謂孝矣 **內外屬** 我與子當內||||當為伯仲其抵我書禮執禮太界劉禹錫答薛郎中論書儀 **內**

弟之喪文中子有｜｜｜｜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複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也世說

外兄歎異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虞世南｜｜之本傳

外弟充選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瑫梁典劉

乞封舅子羊祜進爵｜｜｜｜蔡襲

跪奏舅子唐員俶九歲召對禁中詞辯注射帝問曰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臣｜｜李泌帝即馳召之本傳

不餞姑子皇甫謐從姑之子梁柳為城陽太守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六帖

嫚侮外弟崔彥昭與王凝外昆

弟也凝太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其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本傳

外弟知敗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知晏必敗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通鑑

外兄合謀 楊阜與一一姜叙一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讐

為內兄鼓琴 晉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

約內兄歲會 北山黃榦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業出也業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

理宜也吾嘗記為童子日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朔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休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厚風教其不善歟子恭曰善哉遂述其言以告諸兄弟黃直卿序

詩集外家 昔別長安未裹頭如今詩句可消愁外家未覺風流遠他日相期到益州山谷贈外姪李

光祖仲氏 與子甥舅氏推頹各蒼顏并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鬟惟將老不死一

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掛冠未及髦當獲
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
折灣〡〡新得道一涯自塵寰歲晚家鄉烟烟
路莫遣生榛菅東坡送表弟程懿叔赴漕
皆兒曹
明珠
眼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不道避鳩杖刺史迎門
倒凫舄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
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
暗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
古山陽老手風生蝴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
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
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傳甥舅
伏下千官散紫庭時
東坡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聞小語說蘇程長身
自昔〡〡〡壽骨迷知是弟兄曾活萬人寧望報祇求
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東坡

上表弟程
德孺生日

婦翁 附 翁壻

事類

外舅 妻之父為｜｜妻之母為外姑 爾雅

婦父 陳後主曰｜｜乃是翁比女壻柰何不敬

令嶽 婦翁 通鑑 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 青城山記

泰山 ｜｜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人婦翁亦曰｜｜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訛以傳訛耶神仙傳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大耳 本朝孫持正

不禮婦翁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

誣撾婦翁 後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君為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

壻謀殺翁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

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爲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池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傳

翁故抑壻　華廣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廣年三十五不得調

貸錢索還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壻謂翁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翁可人意　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且閒其女賢不可以失韓墓志

翁壻齊名　樂廣字彥輔時人謂之氷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翁壻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丏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翁壻不協 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武紀

翁壻迭顯 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翁壻皆貴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翁壻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趙參政昌言之壻為王文正旦王文正旦之壻為韓忠憲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為韓文定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為晏元獻殊晏元獻殊之壻為富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弼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為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却埽編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壻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詩集萬里別 丈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丨丨丨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

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陳無已詩后山以貧故妻子常寄食婦家

十年學 婦翁不可揭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埋厄燕雀唼鴻漸大羊眺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氷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作誇薰天金朱果何益君聡一窻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詩苦見意迫俗情傲秦贅婦舍不暖席南冶從東來不聞被嘲劇師儒並世難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黃魯直次韻東坡王郎子立風雨有感詩

女壻

擇壻得壻皆見後婚姻門

事類

倩壻 黃氏倩注丨女丨也東洛間謂壻為倩史記

贅壻 淳于髠齊之丨丨史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策

少壻 出蘇秦傳云

子壻 趙王禮甚畢有子壻禮史記

館甥 帝丨丨于貳室注丨禮

妻父曰外甥謂我為舅者吾謂之甥萬章**兒例**|女夫乃是||陳後主云**側室**趙有||曰穿晉君之壻也左**半子**乃命長嗣為君||劉禹錫祭楊庶子文唐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壻列朝廷**唐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史**壻在翰林**張垍尚主在翰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李肇國史補**以為心膂**宇文泰諸子皆幼唯|諸壻|||梁世祖**倩作文奏**崔功祖謙之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六帖**不開翁書**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盜閱翁書**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拊腹曰巳

藏之經笥矣談藪

婦翁不禮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皐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皐非韓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特泗濆郭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唐宋遺史

婦翁見薄

李彥允薄其壻崔員後崔救李姊死○杜黃裳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黃裳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德輿有壻

權德輿為相其壻翰林學

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内職憲宗歎曰||乃|佳|我反不及耶唐紀

昌黎得壻 昔||為唐儒宗|子|李漢然後其丈益振其道益大臨川集

詩集得翁句法 謝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謝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夢為子壻 予為窰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窰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通諸生敢厲行東坡哭王子立詩注

友壻

事類僚壻 江東呼同門為||爾雅

婣亞 瑣瑣||詩大雅

為亞 兩壻相謂||爾雅

維私譚公｜｜注姊妹之夫曰私碩人彌子子路孟子曰｜｜之妻與｜｜之妻兄弟也｜謂｜｜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為友壻哀侯息侯蔡｜｜取於陳｜｜亦取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代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莊十一叔隗季隗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僖三十二大喬小喬周瑜字公理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瑜納｜｜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李蔣二壻｜漢｜｜係皆韓愈之子壻唐書孫李二壻｜偶與｜｜元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兩女俱來龍言得壻如龍也楚國傳受辱友壻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

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恥為吏屬 謝誨庾登之俱曹氏壻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史登之意甚不惬到廳牋惟言即日恭惟初無感謝之言

兄弟同壻 崔休弟之子悠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為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壻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後文忠為參政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妻黨

事類戒弟勿至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鑒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屐見汝輩來平

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世說

責姪不來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過之姑為是塵俗經心天分有限

妻兄戲辱

劉穆之少貧好往ㅣㅣ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囑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飢何忽須此妻市殽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為丹陽尹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本傳

妻族傾陷

柳勍與ㅣㅣ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勍杖死元宗紀

期待妻甥

何充盧江人王導妻姊之子王導早為顯官充嘗詣導舍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

周郇妻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就食亦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

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妻財莊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厚德録

詩集沙哥 開成中楊汝士以户部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其妹壻也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詩曰劉剛與婦共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樂天

黔婁 金花銀椀饒君用罨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為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同上

無怨 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班班在兒孫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瑑中粹溫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胸中恢疎｜｜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拉筋看度南山雲山谷送謝公定作主簿

懷親 歷亂百憂心漂零一涯天讀禮不盈尺眼萎坐自憐君來訪安否春風吹柳綿篝燈濟平生慠恍夜不眠那知歲月

度但恠氷雪堅感君懷親意使我泱貫衆高堂急榮養躬耕恨無田筆端日色新氣壓諸生前聖門要鑽仰至味研簡編經綸出緒餘文字忘蹄筌它年聞擊竹妙契琴無弦此時一瓣香竟爲何人然江然多北風懷哉歸袖翻刮目看奮飛此道要着鞭朱喬年送祝仲容歸新安公娶仲容之姊即文公之母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十九